

红楼梦与百年中国

刘梦溪 著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/ 刘梦溪著.
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05. 6
(经世文库)
ISBN 7 - 80211 - 131 - 5
. 红...
. 刘...
. 红楼梦 - 文学研究
. I207. 41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 第 056774 号

红楼梦与百年中国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(100035)
电 话: (010) 66560272(编辑部)
(010) 66560273 66560299(发行部)
h t t p: www. cctpbook. com
E m a i l: edit@ cctpbook. com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
开 本: 787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: 290 千字
印 张: 28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40.00 元

题 序

人的一生,知遇最可贵,也最不易得。所以《文心雕龙》有“知音篇”,劈头就发为感慨:“知音其难哉?”学问文章亦复如是,见知于当代,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。所以陈寅恪宁愿相信:“后世相知或有缘。”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,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,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,接受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“知音”,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,历史也无法预设。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,对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“了解之同情”的态度,尤其重要,甚至还需要“有缘”。

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可谓深明此中三昧,他先就对阅读他的作品的人表示了相当怀疑的态度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自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,有多少读者、研究者,曾殚精竭智地想解开《红楼梦》的谜底,颇不乏痴心不改或谬托知己的“解味人”。研红解红的一大特色,在一个“痴”字,不痴不呆,不足以言红。“无故寻愁觅恨,有时似傻如狂。”第三回嘲讽贾宝玉的这首《西江月》,用来形容一些红迷和红学家,再合适不过。上句称“寻愁

觅恨”，当指女性读者；下句以“似傻如狂”相形容，自然是读者中的男性。“痴人说梦”这句成语，本来寓负面意涵，但如果以之概括历来红学研究者的痴情状态，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。

因此我的研究《红楼梦》，距离此门学问的专业水准，不知相差有几里许。主要是我用“情”不够专一，远没有进入痴的境界。不时为另外领域的其它学问所吸引，研究一段红学以后，就不想再研究了，老想告而别之。可是你看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位先生，研红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周先生已是望九之年，然著书不辍，文章铺满南北报刊，电视讲论，神采飞扬。而且创辟胜解，愈出愈新，他新近两本研红著作的书名，一叫《红楼十二层》，一叫《红楼夺目红》。冯先生也已八十有二，仍研红不倦，不断有新书出版，不久前竟托人送来三大厚册《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》，装帧精美，气象万千，光是书前的序言就写了三万多字。卷首题诗，第一首起句：“老去批红只是痴。”第二首结句：“老去方知梦阮颠。”扉页图章，赫然四个篆书大字，正是“痴人说梦”。研红研到以“痴”对“颠”，晚生后学就不容易望其项背了。但研红也让他们变得更年青了。

周、冯两先生毕竟是科班出身，专业如此，成就骄人，精神可敬，但还不至于让人感到惊奇。值得惊奇的是另有一位出身名门的佳公子，部级干部，政务在身，却也为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而神魂颠倒。他承继已故红学家吴恩裕先生的衣钵，深研曹雪芹被抄家后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活动，特别是晚年著书西郊的踪迹。中华书局前些时出版他一本新书，题目是《说不尽的红楼梦——曹雪芹在香山》。最近他又发现了考证《废艺斋集稿》的新材料，证明《集稿》中的残文《瓶湖懋斋记盛》，

对明代画家商祚所绘《秋葵图》的记述,渊源有自。我听了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论文报告,也看了他在现代文学馆的电视演讲,甄别史料和考镜源流如数家珍,全身洋溢着学问的快乐。若非沉醉为学,痴心研红,断不是如今这个样子。此系何人?乃胡耀邦的哲嗣胡德平是也。

因为有了周、冯、胡三人的推动和带动,当下的红学由不得让人刮目相看。虽然不一定恢复往日的繁华,上世纪初由王(国维)、蔡(元培)、胡(适之)三大师儒建立的现代红学,庶几后继有人了。我个人颇敬佩周汝昌、冯其庸两先生孜孜不倦的学问精神,他们称得上红学的殉道者。孔子说:“人能弘道。”其实,道亦弘人。也许是基于出版家“审时度势”的敏锐眼光,中央编译出版社愿意出版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的新一版。全书内容不变,只将原增订版后记加上“百年红学说索隐”的标题,作为本书的第十章。删去了初版跋语,原题序经润改移作后记。为减少舛误,特请《南方周末》的蔡军剑先生代为校阅。蔡君喜吾书,读《学术思想与人物》和《庄子》曾为之纠谬,故相识。本人研究方向早已转入其它学问领域,红学已成为我的旧相知。只不过藕断丝连,仍挥之不去。《红楼梦》十二支曲的《枉凝眉》写道:“若说没奇缘,今生偏又遇着他。”可以断章比喻我和《红楼梦》以及红学的关系。

2005年4月21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

目 次

题 序	-
第一章 《红楼梦》与百年中国	1
引子.....	1
上篇“ 遥望长安花雾隔, 百年谁覆烂柯棋 ”	2
下篇“ 百年顿尽追怀里, 一夜难为怨别人 ”	12
第二章 《红楼梦》与红学	17
已成为显学的当代红学	17
一书以名学的缘由	23
红学的超学科特点	39
《红楼梦》与民族传统文化	41
红学与中国文艺学	48
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	58

第三章 红学与曹学	61
曹学的缘起	61
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	67
曹寅的历史地位	72
雍正夺嫡和曹家的败落	82
曹 被抄家原因之我见	89
新材料暴露出来的矛盾	93
第四章 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.....	100
胡适和俞平伯: 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	100
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	104
吴恩裕和吴世昌的贡献	109
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	115
危机中的生机	119
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	130
第五章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.....	138
索隐派红学产生的内在理路	138
早期索隐派猜测种种	140
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一: 明珠家事说	144
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二: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《红楼梦索隐》 及清世祖和董鄂妃故事说	146

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: 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 及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	160
邓狂言的《红楼梦释真》	166
遭到考证派打击之后的索隐派红学	178
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与文化环境	189
索隐派的复活	193
索隐派红学的终结	214
 第六章 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	220
评点派与小说批评	220
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	228
俞平伯所代表的考证派红学与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合流	237
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	246
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红学: 枝叶与花果	262
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	276
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	287
 第七章 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	293
如何看待《红楼梦》的“本事”	293
被误解的俞平伯的“自传说”	303
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	313
 第八章 拥挤的红学世界	322

上篇 红学论争.....	324
第一次论争: 胡适与蔡元培论战	324
第二次论争:《红楼梦》的地点问题	326
第三次论争:《红楼梦》中的女性是大脚还是小脚	328
第四次论争: 1954 年的大讨论	331
第五次论争: 李希凡与何其芳的笔墨官司	332
第六次论争: 关于“ ”和“ 点犀 ”	334
第七次论争: 曹雪芹卒年会战	336
第八次论争: 吴世昌与伊藤漱平辩论“ 棠村序文 ”	338
第九次论争:《废艺斋集稿》的真伪	339
第十次论争: 曹雪芹画像问题	342
第十一次论争: 所谓曹雪芹佚诗	349
第十二次论争: 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	354
第十三次论争: 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	360
第十四次论争: 什么是红学	362
第十五次论争: 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	366
第十六次论争: 赵冈与余英时讨论《红楼梦》 的“ 两个世界 ”	370
第十七次论争: 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	373
中篇 红学公案.....	378
公案之一: 钗黛优劣	378
公案之二: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	380
公案之三:《红楼梦》有没有反满思想	382

公案之四: 第六十四、六十七回的真伪问题	383
公案之五: 甲戌本《凡例》出自谁人之手	385
公案之六: 《红楼梦》的版本系统	386
公案之七: 曹雪芹的籍贯	387
公案之八: 曹家的旗籍问题	390
公案之九: 靖本“迷失”	393
下篇 红学之谜和红学“死结”	395
其一: 四条不解之谜	395
其二: 三个死结	400
 第九章 红学呓语	402
上篇“食尽鸟投林”	402
下篇“这鸭头不是那丫头”	411
 第十章 百年红学说索隐	418
蔡元培《石头记索隐》的再检讨	418
曹雪芹何以最恶“妾妇之道”	421
《柳如是别传》与《红楼梦》	423
 后 记	428
红学参考书目	430

第一章 《红楼梦》与百年中国

引 子

我所说的百年中国,是指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,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,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。《红楼梦》里叙述贾家的来历,说自国朝定鼎以来,赫赫扬扬,已历百载。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,是为1644年,至曹雪芹写作《红楼梦》,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评本,已称披阅十载、增删五次,上推十年,是1744年(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),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。而《红楼梦》研究,如果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《红楼梦评论》开始,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。

这一百年的中国,闹闹嚷嚷,不可终日;这一百年的红学,也是闹闹嚷嚷,无有竟时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好了歌注——“乱哄哄,你方唱罢我登场,反认他乡是故乡”,是百年中国的写照,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。杜甫诗云:“闻道长安似弈棋,百年世事不胜悲。”陈寅恪亦有诗云:“一局

棋枰还未定,百年世事欲如何”;“遥望长安花雾隔,百年谁覆烂柯棋”;“此日欣能献一尊,百年世局不须论”。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得不大清楚,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?潘重规先生写过《红学五十年》、《红学六十年》,我本人写过《红学三十年》。现在该有人来写《百年红学》了。

上篇“遥望长安花雾隔,百年谁覆烂柯棋”

百年红学,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?这里用得上《红楼梦》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:“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,人口虽不多,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,虽事不多,一天也有一二十件,竟如乱麻一般,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。”百年红学的事情,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。只好举其突出之点,略志梗概。

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。

第一,中国现代学术是以《红楼梦》研究开其端的。中国是学术大国,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朴学、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,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。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,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: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;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。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,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,少知性传统。但到了清中叶,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

参见《陈寅恪诗集》第126、127、107页,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。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：一曰审名实，二曰重佐证，三曰戒妄牵，四曰守凡例，五曰断情感，六曰汰华辞^①。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，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。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，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，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^②。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，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，但也只是萌芽而已。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，欧风美雨袭来，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，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，寻求新解。

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。1898年严复发表《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》，1902年梁启超发表《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》和《新史学》，1904年王国维发表《红楼梦评论》，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^③。其中尤以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，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，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。在时间上，《红楼梦评论》比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早十三年，比胡适发表《红楼梦考证》早十七年。如果说王、蔡、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、红学索隐、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

参见《太炎文录初编·说林下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四册，第119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

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尝言：“凡真学者之态度，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。”参见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第40页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参阅拙稿《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》，载《中国文化》第六期，北京三联书店、香港中华书局、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。

范,那末王静安先生的《红楼梦评论》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,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。

第二,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,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,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,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。有的是自觉卷入,有的是被迫卷入,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。王国维之外,蔡元培、胡适之、陈独秀、顾颉刚、俞平伯、吴宓等,都写过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专著或单篇论文。“五四”前夕,吴宓、陈寅恪、汤用彤、俞大维在哈佛留学,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,请吴宓讲《红楼梦》,后来这篇演讲以《红楼梦新谈》为题,在刊物上公开发表。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。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,写了一首七律:

等是阎浮梦里身,梦中谈梦倍酸辛。
青天碧海能留命,赤县黄车更有人。
世外文章归自媚,灯前啼笑已成尘。
春霄絮语知何意,付与劳生一呛神。

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《红楼梦》的见解,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《红楼梦考证》之前。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《红楼梦》系列论文,连载于《流星》、《成都周刊》等杂志。直到晚年,吴宓仍以对《红楼梦》有特识独见自居。陈寅恪的著作中,也每以红楼为喻,增加理趣。

原载《雨僧日记》,《陈寅恪诗集》收入,载于第7页,写作时间署“1919年3月”。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:“虞初号黄车使者”。

陈独秀也写过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长篇文章,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,题目是《红楼梦新评》,署名佩之。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,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。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,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。胡、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。《红楼梦》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,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。胡适批评蔡元培的《索隐》是“牵强附会”的“猜笨谜”,蔡元培回答说:“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,正是中国文人习惯”,《红楼梦》的内容很“值得猜”。对此胡适起而回应,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:“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,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。”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,措辞亦相当尖锐,但态度温婉忠厚,不失学者风度。

王、蔡、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,他们出面大谈红学,影响是很大的。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《索隐与自传说闲评》一文,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。他写道:

红学为诤名抑含实义,有关于此书之性质。早岁流行,原不过纷纷谈论,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“学”也。及清末民初,王、蔡、胡三君,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《红楼梦》,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。

“师儒”一词,显然用的是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,“田骈之属皆已死,齐襄王时,而荀卿最为老师”之义。应该承认,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

参见《俞平伯论红楼梦》第114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
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,是很有见地的。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,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。事实上,在王、蔡、胡的影响之下,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,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,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长篇论文,题目是《红楼梦悲剧之演成》,连载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《文哲月刊》。此外,古文字学家容庚,敦煌学家姜亮夫,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,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,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,文学史家郑振铎、阿英、李长之、刘大杰等,都写过有关《红楼梦》的专文或专书。

至于五十年代以后,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。翦伯赞、邓拓、郭沫若、王力、郭绍虞、韩国磐、傅衣凌、程千帆、郑朝宗等等,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,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。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“疏不间亲”的原则。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《红楼梦新探》,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。柳存仁、周策纵两位先生,早已被视为红学中人,但他们毕生治学,另有伟绩,重点绝不在红楼。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,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,早为学术界所瞩目。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,且成就卓著,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牒之学。最近,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,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,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,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,已发表在《中国文化》第十期,今年七月即可与读者见面。我初步印象,这是近年来《红楼梦》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,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。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,退休以后转而注

意思与文化,前不久曾在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,这次又来涉足红学,确不乏心得。文章尝送钱锺书、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,都相当肯定。

第三,许多知名作家介入红学,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。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《红楼梦》的。我所说的介入,是指发表过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专著或专论。沈从文、鲁迅、巴金、沈雁冰、冰心、张天翼、吴组缃、周立波、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说家,都写过重要的《红楼梦》文字。诗人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《论红楼梦》,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。诗人徐迟也著有红楼梦的专书。林语堂的专著《平心论高鹗》、清宫小说家高阳的《红楼一家言》,人们非常熟悉。高阳先生不幸作古,他的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奇思诡论,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启迪。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《红楼梦魇》。另外散文、戏剧家,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,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,题目是《艺术是克服困难》,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。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,她选择渊源研究、比较研究的视角,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。钱锺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《红楼梦》文字,但所著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两书中,引证《红楼梦》处俯拾可见。诗人、作家的介入红学,打开了《红楼梦》的另外一个世界,即艺术创造的世界,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。

最近在中国大陆,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新星——王蒙和刘心武。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著《红楼启示录》,15万字,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写成的。